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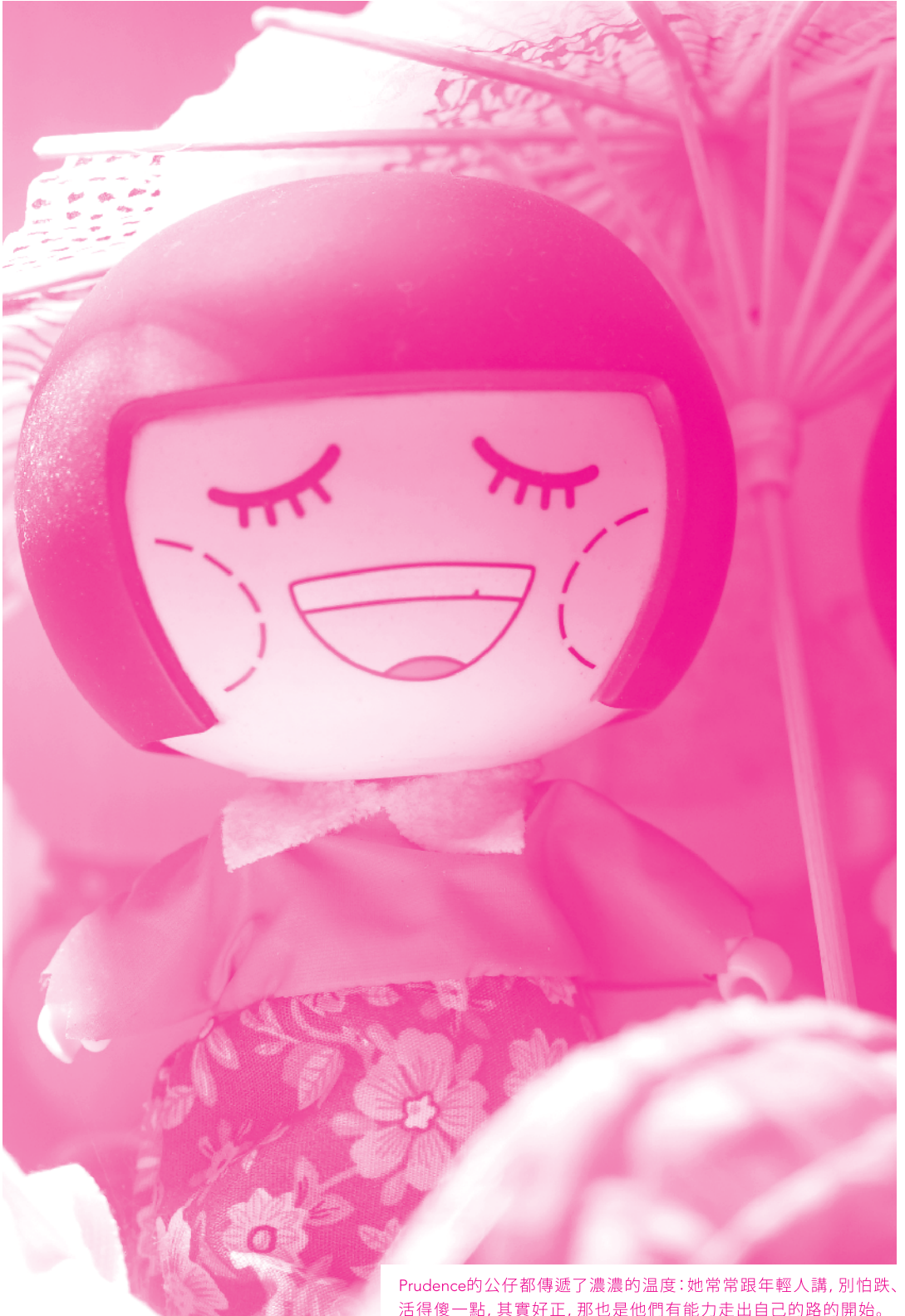
05

撰文 · 阿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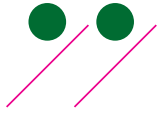
傳遞上一代的 流動人生的 與在地的 智慧

CHOCOLATE rain

麥雅端



Prudence的公仔都傳遞了濃濃的溫度：她常常跟年輕人講，別怕跌、活得傻一點，其實好正，那也是他們有能力走出自己的路的開始。



今日的城市和舊日早已割裂：忙碌的父母不再常跟子女講床邊故事；在都市發展規條下，小販被趕絕，街道也在快將消失。再沒有人懂得補衫，沒有人會懷著珍惜之心把米缸最後一粒米啃完。然而，人沒有因此快樂一點，城市也沒有因此自由一點。

相約Prudence在她葵涌的工作室會面。甫進門，不禁驚嘆開懷——牆身排滿她設計的角色布公仔、茶具、故事書……走進世上最溫暖跳脫的顏色和線條，恍惚置身兒時經歷過的夢幻與愛的歸屬。

「你入來啊！」她打開嗓門，像個街頭叫賣人。Prudence坦率開朗，對著我這個陌生人也歪著頭傾訴社會和自己內心的真實：自嘲和「取笑」他人源於她心底拒絕被完全社教化的純真。她才在那隆冬的清晨於九龍城一家小學牆外畫壁畫，午飯時間遂趕回工作室為慈善組織開辦工作坊。她大口啃著飯盒，擠出一點吃飯時間跟我談。她每天日程密密麻麻，已完全投入為社區東奔西跑的創作生活裡。

尋創作的共鳴

2008年，Prudence在倫敦Central St Martins學院修讀設計碩士，學習如何作社區設計，「設計要融入生活，跟人有關係。」但那是她入行多年後的頓悟。她回首剛畢業時，和其他讀藝術的女生一樣，幻想成為有型大畫家。2000年創立手作品牌Chocolate rain，「都是去高端國際市場、去gallery威」。但經過數年「對住電腦做設計，孤芳自賞」的生活以後，她發現原來自己不快樂——「以前的作品只給富有的人看、自HIGH，但創作終歸希望得到共鳴感。回到人間世也為尋找這份共鳴。」

她本生於人間世。像《魯賓遜漂流記》那樣，世間所有，由雙手搭建。於赤柱木屋區成長，媽做衣衫，爸做木工；她自小愛畫畫皆因顏色筆是最便宜的玩具，爺爺執垃圾維生，常拿破娃娃爛琴回來，她塗兩塗，就將它們改造成靚靚玩具，送給同學，同學當寶。「我地條村好有愛，唔得閒煮飯可以到隔離屋食，陳師奶唔得閒揍仔李師奶揍，仲要揍晒成條村的細路。大家一齊做一件事——現在叫共享吧？哈哈，廁所是共享，李師奶的母愛是共享，隻鑊是共享，柴米油鹽更加是共享。這樣子生活，對大家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
她懷著「共享」、「自力做物」、「惜物」的過去，漸漸在她的設計和後來辦的社企傳遞開去。Prudence捉挾地一笑，說這些都是人們掛在口邊但難以實現的、「最潮又最落後」的價值。她重回到和「街坊」在地相處，反而源自在最富泰的中環蘇豪區開小店的日子。住半山師奶携著女兒、OL來跟她學造布公仔，平時只愛消費的她們發現親手做一個東西要這麼久，但從此愛上，做到不願走。「她們說，原來自己可以做到這麼『原始』的東西。我那時才明白，透過整個製作的過程，了解和溝通才能發生。」

《香港的童話》社創計劃是在她教「貴婦、OL班」的17年後、在Good Seed的研習中誕生。17年間，她的工作坊愈做愈大，每年平均跟10至20慈善組織合作，參與逾200個活動計劃。學員年紀由十多二十歲，到橫跨幾歲到六七十歲。「但我想做一個自己的NGO：想『湊大』一個campaign，不想斷裂，想傳遞的信息得以延續下去」。她到Good Seed每周動力上堂、學習地，慢慢，她那個以18區「民間英雄」人物構成的童話系列，到各區小朋友身旁講故事做工作坊的社創計劃，逐漸成形。

「入社區接觸細路很重要。他們太受保護，對人生的基本都懵然不知。我曾開辦豆袋製作班，買不到豆，買了米。小朋友上課時都當米是沙，玩到掉晒落地再踩多幾腳——家長尷尬不堪，叫佢地逐粒執返——他們顯然沒向孩子解釋每餐飯的米是怎樣來的。浪費針線、布碎，我都算，但米，絕對不行！自此，我立心要小朋友認識到一粒米的價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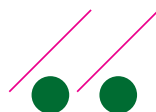


Prudence造的娃娃的招牌拼布風格，源自小時見媽媽都拼布造衣衫，「是因為布不夠，所以我媽都驚訝：現在竟變成潮流！」



Prudence發現這一代已不聽老師說話，你講道理他們只會質疑你。所以故事可以很有感染力，「把最悶的東西放進去；而其實他們都懂得將故事連繫到真實生活裡。」

生於赤柱木屋區的麥雅端 (Prudence)，在七十二家房客式互助互愛、在周街收買佬魚蛋檔的環境中成長，成就了快樂而滿懷衝勁的個性。當上本地畫家、設計師的十多年後，她返回社區、推著一架故事車通街跑，做起「賣故事的女孩」來。



做一個快樂的傻瓜

Prudence搭起木製的磨菇屋故事車，像魚蛋檔小販那樣，推著故事車入區。遊走深水埗、觀塘、學校、屋邨，講故仔，縫公仔；也效法美國布鞋品牌TOMS「賣一贈一」的方式，顧客買下一套香港的童話D.I.Y. Kits, Chocolate Rain將送一套給低收入家庭的小孩。「TOMS的計劃整個美國響應，鞋子送到遠至剛果、孟買的孩子手上。香港做這事沒那麼容易。」但她如今的銷售成績比當初訂立的每月30副多，現在賣出已約200份，算是一個好開始。

她講故事，小朋友愛聽。她講深水埗明哥派飯予窮人；她又娓娓道來遭遇車禍的「包山王」黎志偉，現實中的他綁著輪椅攀上獅子山，在原地重新站起來。她又改編劇場演員、導演賴恩慈少時在農村的經歷——賴愛爬樹，每次都會爬到樹的頂端，思考人生志願。她講羽毛球手黑妹不止打球，還喜歡焗糕點做這做那，但最後還是找到自己最擅長的東西。「無論你來自哪裡也不要緊。你什麼都想做，也不要緊。慢慢來，總能有一些東西跑出。」

她不是要講成功人士的發跡史，她要講的是人最傻氣撞板的時刻，講那些香港人有多傻，但傻傻下眼前自有路。道理好老土，但她只想令這一代孩子可以釋放自己：「社會對他們期待很高，他們不被諒解，失意，變得也不諒解他人。他們都是不快樂的小孩。」

「我在中學做過無數生涯規劃，那些課程常叫人要有正能量，要他們爭取好成績、然後要有理想。但我倒過來講我美術考E的故事，他們會叮一聲，會抬起頭，聽我講。」

正能量不是課堂說教或父母要求就可以有的。Prudence的家人、鄰居、成長的木屋村構建了她的情感和支持網絡，到如今她深入社區得到共鳴，這些都令她強大。在跟青少年的偶遇裡，她傳遞著來自上一代社會價值和情感，她希望，至少也能令他們，立志成為一個「快樂的傻瓜」。

